

一代梟雄。一代梟雄。一代梟雄。一代梟雄。一代梟雄。

袁

世

凱

傳

(十)

章君毅

晴天霹靂俄國據奪

在危機四伏，千頭萬緒中，回到朝鮮任所的袁世凱，他所面臨的迫切嚴重問題，閔、李之爭不過是其中一端而已。當其時，俄國的意圖染指朝鮮，英國的強行佔領巨文島，都是亟待解決，並且偶一失慎即將造成亞洲新危機的重大事件。且看年方二十六歲袁世凱，怎樣應付這個繁難複雜而又具爆炸性的局面。

俄國垂涎朝鮮已久，但是這一次的形成交涉，竟是中國北洋大臣李鴻章推薦給朝鮮的德籍顧問穆麟德，來上了一次吃裏扒外，窩裏反。穆麟德代表中國，在朝鮮擔任外交顧問，主持海關，並且經常插手朝鮮內政。根據袁世凱所偵獲的情報，穆麟德確曾被俄國人收買，付了他一大筆酬金，並且頒給寶星勳章，唆使他跟閔黨結合，由俄國派公使前來，跟朝鮮換約，其實是簽訂一項

秘密協定，置朝鮮於俄國的保護之下。這也就是說，朝俄合作，而把中國一脚踢開。

這麼一個重大無比的機密情報，袁世凱居然是從閔泳翊那兒得來。閔泳翊是閔黨的中堅份子，袁世凱四姨太的姪兒，他偵知穆麟德利用中國送回大院君，使閔黨極其不滿，千方百計的挑撥離間，使閔黨影響韓王李熙，投入俄國的懷抱。至於為什麼要簽訂密約，置朝鮮於俄國的保護，穆麟德「言之成理」的說詞是：祇要朝鮮成為俄國的保護國，俄國就會立即出兵朝鮮，迫使英國把巨文島歸還。

閔泳翊聽說韓王李熙在閔黨的左右之下不但已有允意，而且雙方正在密鑼緊鼓的進行簽約事宜。他心知這一個賣身投靠的密約一簽訂，不但朝鮮大局整個決裂，而且勢將走上亡國滅種的死路。

他曾在韓王李熙跟前痛陳利害，竭力阻止，

但是韓王李熙不聽。閔泳翊迫於無奈，祇好去知會袁世凱，請他立刻轉告李鴻章，火速設法補救。

袁世凱聞訊大驚，同時他反應敏捷，動作好快，俄國公使章貝在袁世凱回漢城的次日，抵達韓京，隨即展開由穆麟德居間的朝俄密議。在開始談判之前，袁世凱即已根據閔泳翊的情報，不惜危言聳聽，誇大其詞，急電李鴻章說：「……或將有保護文憑予俄，亦未可知。惟韓廷謬妄意決，至死不悔，忠言一字難入，且無顯跡，亦難速發。或待查其送俄文憑，再設法挽回。然俄人先入，措手未易，乞密早籌備，一俟發覺，尅期維持，庶不致落於俄後。……」

搞奸論力挽狂瀾

朝俄談判尚未開始，袁世凱却已經說得好像鐵案如山了。急電發出，他更自作主張，當機立

斷，在漢城採取行動，約晤金允植，把穆麟德許久以來包藏禍心，勾結俄國，出賣朝鮮的詳細經過，打聽了一個清楚明白。然後，飛電天津，請李鴻章撤穆麟德的差，另外推薦一位外籍顧問。當時，袁世凱不等李鴻章的回電，馬上就寫了一篇洋洋洒洒，條分縷析的摘奸論，咨送韓王李熙，揭發俄國的陰謀，和穆麟德出賣朝鮮，換取富貴榮華的奸計。袁世凱在這篇重要文獻中一開頭便說：

「入漢城三日，徧晤各國公使談近事。或曰：聞有人（指穆麟德）秘告朝鮮政府，引俄人保護，則他國不敢侮，請俄人教練（指新軍），則不索薪俸。驟聽之下，始而驚駭，繼且疑慮，終乃撫掌大笑，冠纓都絕。此等伎倆，婦孺曾不足欺，願以欺朝鮮哉？其竟視朝鮮為無人哉？」接下來，袁世凱便剖析世界大勢，俄國實力，同時正告韓王李熙，朝鮮一旦接受俄國的保護，先莫說跟朝鮮「存則俱存，亡則俱亡」的宗主國中國斷不容許，即連英、日、美、德、意、法諸友邦，也未能坐視。到那時候，爭端一啓，大戰揭幕，朝鮮馬上就要淪為「一大戰場」，「不可問矣！」

末段，袁世凱不惜再演一齣空城計，他分明祇請李鴻章「密早籌備，尅期維持」，但是，他竟儼然的向朝鮮藩屬下了哀的美敦書。袁世凱說：「……雖然，俄亦自知其力尚不能東西兼顧，廼者輕信奸人（指穆麟德）之言，欲以恫嚇欺詐為得計，如朝鮮持牢不可破之見，不為威嚇，不為利誘，亦必翻然改圖，就我範圍。萬一不然，

中國旅順精兵萬人，朝發夕至，北洋、奉天精兵數十萬，亦不難尅期而至。且北洋水師新礮乍發，正在英銳，先入為主，俄亦何所用其力？俄以朝鮮懦弱可欺，豈不謬哉？此可謂「煽惑人心，激生事變，取亂之道也！」

這篇彰明昭著，發奸揭伏的摘奸論一送到韓王李熙的跟前，李熙一看，果然嚇慌了手脚，當天便派人往約袁世凱：第二天亦即九月四日一早，請袁大人入宮晤見。袁世凱得到這個通知，又度先下手為強，來一着殺手鐮，他把上韓王李熙的摘奸論，多印副本，分送各國駐朝鮮使館，使穆麟德勾結俄國出賣朝鮮的密謀，等於是公諸於全世界了。

因此，九月四日上午，中韓之間最重大的一次交涉，韓王李熙和袁世凱的會談，由於陰謀公開，輿論譁然，韓王李熙便有點心虛。一開始，他便向袁世凱承認，是穆麟德告訴他的，俄國即將開五六艘兵艦來，泊在濟物浦。意思之間，厥在朝鮮請俄國保護，這些兵艦便用來對付強佔巨文島的英國人，否則，立將構成對朝鮮的威脅，他問袁世凱，當前應該如何應付是好。

袁世凱立刻正告韓王李熙下列各點：

- 一、俄國正與英國構釁，決不會派兵到東方來，泊艦之說，純係吹牛。
- 二、萬一俄國有無理取鬧的舉動，中國可以聯絡英、美、日等國，共同對付。
- 三、昨天我寫的摘奸論，已經分送各國使館，各國使節對於俄國企圖挾制朝鮮，一致表示不滿。

四、有人（指穆麟德）急圖富貴，出賣朝鮮，辜負殿下賜他的高官厚爵，令人思之寒心。韓王李熙於是更進一步的請教：

「可否陳奏天陛，由中國調三營陸軍駐在水原等地，防備俄人？還有，亂黨首領金玉均，聽說又潛回朝鮮，躲在日本公使館，密謀起事，應該怎樣對付？再則，英國佔我巨文島，一再交涉，英方置之不理，這一個問題又將如何解決？」

韓王李熙重要會談

袁世凱的回答，不但簡單明瞭，乾乾脆脆，而且他還有敢作敢為，出語驚人的建議，他說：

- 一、由中國派兵三營駐防水原等地，這個建議很好，可以照辦。
- 二、金玉均藏匿日本使館，陰謀起事，何不寬一壯士衝進去將他殺了。
- 三、巨文島寸土必爭，絕對不可拱手讓人，我在天津時，李中堂曾引英國公使來見，也曾談過巨文島的問題，據英人說：他們的政府將要換人（指內閣改選），三個月之後，必有定議。

韓王李熙大概是為巨文島被佔的問題，很傷腦筋，所以他委婉的再問：

「解決金玉均奸賊，果是明見之論，當隨時伺機圖之。祇不過，巨文島三個月後定議，不知道是從那一個月份算起？」

袁世凱斬釘截鐵的答道：

「仲冬前後。」

沉吟片刻，韓王李熙重又提出他內心中的大疑慮，他說：

「祇要俄艦不來就好了。」

這時候，袁世凱決心解開韓王李熙心頭的這一個結，他不厭其詳的解說：

「果若俄國遣五六艘兵艦來，泊在仁川港濟物浦，那又有何憂？須知仁川港是通商口岸，經常停泊得有各國的船隻，而且各國都有定約，俄國人萬萬不敢得罪世界各國。他們的兵艦即使能够開到，在仁川港裏，一不能佔據，二不能開仗，那又有什麼可怕，就憂？再說，俄國兵艦來了五六艘，中國的新建北洋水師，堅甲利兵，多一半比他們來得更快，何況還有日本的海軍，又何必不能開個五六艘來對抗？所以在下要說，什麼俄艦入韓，都是奸人從中播弄恐嚇之計，戳穿了簡直不值一提。」

話說到這裏，袁世凱虛張聲勢的理直氣壯，將韓王李熙內心的畏懼疑慮一掃而空，於是韓王李熙十分感激，興奮莫己。他向年方二十六歲，少年白頭的袁世凱一伸大拇指，說是：

「三年之間，已悉高明矣。袁大人你確是為我解決了一切的疑難。俄船如來仁川，北洋水師足以抵禦，巨文島事件，仲冬前後就可以迎刃而解。袁大人，今日我唯有說感激，感激。」

這時候，袁世凱露齒一笑，趁此機會起立告辭。他難掩滿臉喜色的說：

「殿下，世凱不學無術，年輕識淺，又好發議論，倘若有亢直失言之處，還求殿下不吝明教。殿下沒有別的吩咐的話，世凱這就告辭。」

「那裏那裏，」韓王李熙春風滿面的起立相送，又說：「袁大人太過謙了。」

當日，韓王李熙便應袁世凱之請，將穆麟德解職。

出賣朝鮮的穆麟德，在韓王李熙應袁世凱之請，猝然之間給撤了「典國局」的差使，發三個月遣散費，叫他捲鋪蓋滾蛋以後，他的小丑面目，立刻顯現。這個唯利是圖的德國外交官，心知無論是在韓王李熙，或者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面前，袁世凱都是最有權力，頂講得起話的人物，所以他不惜覬覦求助，請一名華員譚慶堯去見袁世凱，他說他願意遵照袁世凱的意思，即日內渡先回天津，不再在漢城掀風作浪，勾結俄國。但是他求袁世凱在李鴻章跟前替他緩頰，美言，再給他一個差使，免得他在中國失業。袁世凱一心只想他快點走開，免得他再穿針引線，使朝鮮列為俄國保護的大禍成為事實，所以，他慨然的一口答應。

殊不知穆麟德小人伎倆，他一面託人往求袁世凱，一方面又在走閥黨的路線，與此同時他更爭取俄國的奧援，使他能够留在朝鮮，繼續他的陰謀勾當。兩日後，正當袁世凱焦灼盼望穆麟德早日離韓，讓他的正本清源，釜底抽薪之計得以成功。穆麟德忽然又趾高氣揚，神氣起來了，他對外揚言：「即使天津李鴻章方面有命令來，我也不能回中國。」又說什麼俄國即將昇予他參贊領事的要職，從今而後，他要跟中國方面脫離關係，正式的替俄國皇帝辦事了。穆麟德的態度突變，前倨後恭，當然會使袁世凱大傷腦筋，祇不過，明眼人一望可知，穆麟德敢於如此，他一定是得到了閔妃一黨和俄國雙方面的有力支持。於是，袁世凱又得另想妙計，因為他非得把穆麟德撵走不可。

諸閔包圍韓王李熙

李鴻章費了那麼大的事，旁敲側擊，轉彎抹角，將韓王李熙的生身父親，大院君李昰應釋回朝鮮，方針便在於重建親華黨的勢力，變假而與閔黨較一日之短長。至不濟，也能發生一種箝制作用，使閔妃新黨莫再向覬覦朝鮮的列強各國，勾勾搭搭，亂送秋波。這一個最高決策，起初袁世凱並不是不贊成的，否則他便不會煞費苦心，一力促成。

但是等他方送大院君回國，朝鮮情勢便急轉直下，掀起了天大的政治風暴，穆麟德出賣朝鮮，背主求榮，勾接閔黨要人閔泳煥、洪在義等，陳說求俄國保護，對於朝鮮將有莫大的利益，這一個陰謀果若實現，不但東亞局面驟然改觀，中國和朝鮮的宗主、藩屬關係立將喪失無餘，朝鮮將淪於俄國的統治，以中國為主的在朝勢力，都會被驅出朝鮮去。由於變起倉卒，茲事體大，袁世凱在緊急狀態中，便不得不改弦易轍，拿出了非常的手段，不惜違背李鴻章的既定政策，利用他那位四姨太閔碧蟬，是閔妃妹妹的關係，直接了當，和閔黨展開談判，而且膽大包天的成立一個秘密協議，事前既不請示，事後僅祇報備，他和閔黨做了一筆大生意。

這筆生意，簡單明瞭，袁世凱應允設法阻止閔黨心頭刺、眼中釘李熙應大院君的政治活動，以交換朝俄密約免談，居間奔走最力的穆麟德，

則不再由閔黨加以支持，請他全部遵照袁世凱的安排，離開朝鮮，回到天津，一刻兒也不許停留。

袁世凱先以嚴詞質詢的態度，召集閔黨首要，當面來問：韓王李熙業已下令，概免穆麟德的典團局一職，命他即日離韓，還送他三個月的遣散費，如今穆麟德又洋洋自得，宣稱他決不離去，又說什麼韓王李熙另有要職委任，每月支薪三百元，這話是否屬實？

諸閔的回答是：支吾其詞，避作正面答覆。於是袁世凱疾言厲色，盛責朝鮮當局出爾反爾，自相矛盾，簡直是豈有此理。袁世凱一發脾氣，閔黨首要正好噤若寒蟬，不再答腔。袁府大廳上一片沉寂，成了一個大僵局。這是因為袁世凱對於諸閔的心事，洞若觀火，他有成竹在胸，他才不怕局面僵到那裏去。

事實上，當袁世凱義正詞嚴上摘奸論，跟韓王李熙一度長談，決定了許多國家大計，他一辭出，早已安排在韓王李熙身畔的袁世凱耳目，立刻便嚴密監視，多方偵查。當天晚上，便有迅速而真確的情報，報到袁世凱的府邸。當他一走，諸閔馬上就去包圍韓王李熙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極力慫恿，朝鮮如能獲俄國保護，既不須再受節制於中國，尚且世界列國，也都不敢欺侮，韓王也就可以自稱為大皇帝，跟中國立於平等地位了。其中，最有力而最具煽動性的說詞，厥在中國千方百計送李熙應回國，主要目的，即在於建立李熙應的親華勢力，將李熙方到手三年的政權，重新奪回。像這樣危言聳聽的話，叫李熙聽了，

怎能不動心呢？

當時，閔妃所表示的態度，異常激越，因為她是自家公公，大院君李熙應的死敵，所以她堅主必須把大院君，和支持大院君奪政的中國勢力，一齊趕出朝鮮去。袁世凱在韓王面前，力陳俄國方有事於西方，可能跟英國、土耳其開仗，因此，決不可能有兵力抽調東來。——閔妃則說：這何妨請俄國以事實表現，實踐諾言，立刻派艦進駐仁川，然後，再調遣兵馬，進入朝鮮，將各國在韓勢力一舉掃除。

「牝雞司晨，如此其極」，在諸閔的包圍慫恿，自炫其說下，韓王李熙乍被袁世凱激發起來的決心，又被諸閔推成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，他終於決定假戲真做，使俄國保護的談判，成為事實，一舉切斷中朝之間數百年的親密關係。

袁世凱掌握了可靠的情報，也就等於在手中握有一張王牌，「心病還須心藥醫」，他看準了李熙也好，諸閔也罷，所畏懼忌憚，兼且悲恨難忍的，正在回國伊始的朝鮮前執政，國王生父大院君李熙應。李鴻章李傅相佈置的大院君這一着棋，必須活用，否則便遠水不救近火。李鴻章希望大院君重振聲威，至少可與閔黨有所制衡，此一高瞻遠矚，未雨綢繆之計，便被袁世凱鑒於情勢緊迫，整個加以推翻，而不惜犧牲一心忠於清廷的大院君，把他當做張王牌打出去。

袁世凱閔閑的說：

「大院君返國，此間一再阻撓，捏造其謠言，剪除其僕從，使大院君不勝忿懣，朝鮮百姓噴有煩言。最近又聽說什麼大院君將與金玉均聯絡

，陰謀起事的無稽之談，妻非生錦，含血噴人，已使大院君忍無可忍，若不是我一再諄勸以大局為重，百事忍耐，恐怕俄援之議未成，而蕭牆之禍早起了。」

來一百名殺五十雙

一段隨口拈來的題外之談，直驚得諸閔目瞪口呆，舌撻不下。看似袁世凱脫口而出的幾句埋怨，其實却有千鈞的分量。這是因為，當時韓王李熙、閔黨諸子，最就心、最駭怕的心腹大患，正是中國支持的大院君，和日本撐腰的金玉均，大院君和金玉均都有隨時取代韓王李熙的野心，也有掀起動亂的力量。這兩個人如果聯合，韓王和閔黨，又怎能應付得了。

以毒攻毒，以牙還牙的虛聲恫嚇奏了效，袁世凱便拿了驕，一仍往昔的倨傲。當諸閔心悻不已，向他問計，袁世凱偏又自己下臺，扮出一副好商量的模樣，終於在他掌握了主動，懾伏了諸閔之後，雙方反覆磋商，訂立了下列協議：

一、請俄國保護的事立刻中止進行。
二、穆麟德交由中國方面處置，朝鮮方面不得予以任何支持。

三、袁世凱仍備韓王李熙諮詢政事。
四、由袁世凱負責勸導大院君李熙應，暫不過問朝鮮國事。

協議完成，袁世凱獲得全面勝利，但是他深知閔黨首要，對他諸多猜忌，信任不堅，正想放些流言，使韓王李熙跟一應閔黨，對於大院君更生畏懼，必須如此，他這張王牌始能抬高身價，全

面達成任務，換取袁世凱所亟於需要的一切。說也湊巧，便在這時，甲申亂事的主角，朴泳孝又從日本潛回朝鮮，甘爲日人羽翼，他逕自上書韓王李熙，申辯他當年的所作所爲無罪，同時痛責中國，韓王李熙和閔黨首要正在杞隄不安，束手無策。朝鮮的江華留守戴元信，又接到了金玉均的來函，約爲內應，金玉均告訴戴元信說：他將僱用日本悍民二百人，先抵江華，然後夜襲漢城，將中國官兵和朝鮮親華派人物一律肅清，推翻李熙，自立爲朝鮮大皇帝。

朝鮮宮廷和閔黨首要，得了這兩份證據確鑿的情報，心慌意亂，六神無主，於是唯有紛紛的求救於袁世凱。袁世凱則得其所哉，他一面調兵遣將，戒備森嚴，做出如臨大敵的模樣。然後，他竭力安慰韓王李熙，和閔黨中人，一拍胸脯說：

「一切有我。」

然而韓王李熙和閔黨首要，還是覺得不大放心，他們強調的說：

「朴泳孝和金玉均，都有日本人的支持和援助。尤其甲申亂事過後，朝鮮王廷爲明正典刑，已將朴泳孝、金玉均的父母妻子一概綁赴法場，砍了腦袋。朴、金二人爲報此血海深仇，今日正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袁大人你看目今天朝在朝鮮的這點點人馬，是否能夠應付得了他們二個人呀？」

袁凱世功架十足，揚聲大笑，他爲釋羣疑，於是條分縷析說：

「用二百名日本悍民，就能衝進漢城，除盡

中國官兵，親善諸人，這豈不等於以卵擊石，白晝說夢？這事如能辦到，除非中國官兵都成了土雞瓦犬，泥塑木雕？再說日本唯恐失和於中、兩國，怎肯幫着閔泳孝，金玉均那般暴亂之徒，做這行險僥倖之事，居然還會預先放出空氣來的？我敢斷定這是擾亂人心，而由閔、金二人自行製造的謠言，說穿了，不值識者一笑，想騙三尺童子，也都難以騙倒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韓王李熙等人頗有愧色，啞口無言。祇是還有一位外督辦金如植，原是個不學無術，又乏見識的閔閔子弟，一心駭怕大院君事件及甲申之亂再演，他怯怯的問：

「聽說，金玉均他們起事的日期已經定了，就在這個月的十五日。」

袁凱世却斜睨他一眼，滿臉不屑的神色，一聲冷笑，答道：

「便定了本月十五日又待怎樣？金玉均、閔孝敢帶兩百名日本悍民，來襲漢城，我擔保來一百名，殺他個五十雙！再說，仁川港內還有中國新建的水師艦隻，不日之內，我再請北洋方面，調一隊大鐵甲船來，保列位的駕，如何？」

理直氣壯，把當時的這個庸人自擾場面，鎮壓住了，唯有閔黨中人還在說：

「大院君方面，最好請袁大人早些說個明白，免得臨時生事，叫我們措手不及。」

「這個，」袁凱世慨然的答道：「請列位放心，我這就去和大院君作個商議。」

為大院君夫歸保鑣

辭離景祐宮，率領從人，逕赴大院君的府邸。這時候，大院君夫婦迭遭閔黨陵迫，傷弓之鳥，聞絃心驚。除了朝鮮百姓，暗底裏對他們表示同情，兩老夫婦陷于危境，隨時可有性命之憂。就祇有個握有實力，氣魄雄渾的袁世凱，彷彿他們的保駕者，守護神一般。因此，那日大院君聽說袁大人到，忙不迭的倒屣出迎。賓主二人相向坐定，袁世凱先開口，問過大院君夫婦的安好，大院君謝過了，然後袁世凱又問：

「這兩天漢城市上謠言滿天飛，太公是否也略有所聞呀？」

說時，眉頭一皺，大院君還沒答話，先就發出了滿腹的牢騷：

「當時在天津督署，我曾向中堂大人一再陳明，閔妃剛愎自用，諸閔朋黨爲奸，舞國王於婦人小子之手。朝綱不修，風氣敗壞，要我這老朽回來，祇怕辜負了中堂大人的厚望不算，一個弄不好，反倒斷送了老朽這條性命。如今很可能的便要不幸而言中。袁大人你看，那閔妃和他的一黨，步步進逼，着着險計，她們非除了我這老朽，決不會善干罷休。」

袁世凱一聽大院君的牢騷來了，便趕緊掇一頂高帽，拋了過去，他說：

「中堂大人實在是太公閣下，中堂大人常說太公閣下籠絡人才，剖白事機，頃刻應變，瞭然指掌，真是東方第一人。如能假以事權，必有一番振作，而朝鮮也就因而可以自立。正其中堂大人對太公閣下敬仰有加，所以才有許多非常的舉措，遠如三年前的發送太公內渡，乃至

今日的設法請大院君歸國。凡此，都是中堂大的破格創例之舉。」

高帽子輕輕的戴上了，大院君欣快之餘，不免又起點感慨：

「老朽承蒙中堂大人的臺愛，多年來一直在想爲天朝效犬馬之力，甚至這一次的冒險返國，又何嘗不然？可是，唉！時不我予，奈何，奈何？」

倏而一轉，袁世凱不再浪費唇舌，他單刀直入，點入了正題，浩然長歎的說：

「怎想到閔妃和諸閔猜忌叢生，積積不能相容，竟然到處捏造謠言，考他們的用心，大有加害尊長之意。目前朝鮮民間對於閔妃及其所黨的種種作爲，頗爲不齒。可是閔黨勢大，一時又拿她們無可奈何。竊聞：『君子俟機而動』，而貞下起元，否極泰來，太公此刻處境雖然不利，但是來日一定光明可期，祇不過——」說時又頓住，透着有相當的爲難。

「袁大人，老朽一心願求明教，」大院君懇摯的說：「袁大人有什麼見示，祇管明說，老朽唯有敬謹接受，斷不會有所介意的。」

於是，袁世凱便直話直說：

「明哲保身，古有明訓，何況太公一身繫社稷的安危，朝鮮的中興。因此，太公是否可以大局爲念，百事忍耐忍耐。」

說得大院君又有點憤懣難平，他兩手一攤的說：

「袁大人，自到漢城，老朽這兒早已門可羅雀，我都在杜門謝客，足不出戶了，你還要我如

何的忍耐呢？」

抓住了他的話，袁世凱又說：

「太公是否可以再進一步，在與人談論的時候，誓言從此不聞外事麼？」

大院君不料袁世凱有這一着，他條的一怔，頓住半晌方說：

「這個——，袁大人，你叫我如此，是否奉有中堂大人的鈞誨？」

「那倒沒有，」袁世凱連忙陪笑，臨時編了個謊來說：「不過此間風聲日亟，太公的安全，中堂大人是責成在下官身上的。所以下官今日專誠前來拜訪，想要跟太公稟報什麼，到是先一步已電稟中堂大人過了，這是以時間不及的意思。」

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，袁世凱在李鴻章跟前的份量，大院君早已估得十拿九穩，他有任何意見，李鴻章百分之百的不會駁回。大院君默默無言，好像在自家懊悔，多了方才那麼個不合時宜之問。

穆麟德銕羽而歸矣

趁此機會，袁世凱又鼓其如簧之舌，滔滔不絕，爲大院君剖析當前情勢，他說：

「時到如今，下官祇有在太公駕前，表明實情，便在方才不久，下官剛從景祐宮裏過來。

在景祐宮時，下官曾與國王殿下、閔妃、閔炳植、閔泳煥等人，唇槍舌箭，大事辯論。國王殿下給下官看過閔泳孝、金玉均諸賊之書，措詞乖謬，跡近蠻橫。閔黨中疑心太公和閔、金二賊有聯

絡的，大有人在。他們甚至儼然若有其事的說，金玉均等的舉事之期，就在這個月的十五。因此在目今這一段時期，朝鮮各地，尤其是王京漢城，慄慄危懼，自相驚擾，那是一定免不了的。不僅太公的安危，存於一線，而且天朝舉措稍微有點左袒，被諸閔抓住了當作口實，勢將逼着閔黨挾制國王殿下，鋌而走險，中了穆麟德的奸計，走上求俄保護的這一條絕路。所以，在這幾天裏面，誠所謂危急存亡之秋，生死不容間髮。下官明白內情，方敢這麼率直相告。」

聽完了袁世凱的這一大段話，大院君神情啞喪，久久不答。直等到袁世凱眼見天色已黯，心急得五內似焚時，他方始喟然一聲長歎息，開口說了話：

「袁大人所見示的，都是實情，目下如我，確該以大局爲重，消聲匿跡。罷罷，如今我不但願對外間誓言，從此決不與聞外事，尚且我自動退隱，遷出漢城，搬到鄉間去住。」

能够這麼堅決澈底的表明態度，對於當前危局，只有更好。大院君不以中國對他的支持，未能兌現，反而陷他於險境，逼他非退隱遜居不可，而有絲毫的埋怨。他爲大處着想，不伎不求，光明磊落，使袁世凱也不禁爲之心折。所以，他在道過了謝以後，又殷勤的問：

「太公在鄉間有別莊麼？」

「老朽早先勉勉國事，從不曾爲家人生產着想，」大院君說時，凄然的一笑，「以是慚愧得很，只有在漢城的這一座宅子。不過，也不勞袁大人操心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我的一位從人提起，

漢城市郊三角山下，有一幢別莊因物主急於出售，價錢祇要六百竿。這區區之數，老朽還籌辦得起，我不如就把它買了下來，早日搬到三角山下，去做個歸隱林泉的太公吧。」

說完，自嘲的一陣笑。笑得袁世凱的心中，也是不勝其嗟歎。話談到這裏，賓主二人都是一般的心情沉重，無話可談。枯坐了一會，袁世凱想起還得趕緊去景祐宮，穩住韓王李熙和閔黨諸人，叫他們莫作舉動。於是，他起立告辭，臨行時，祇說了一句：「大公幾時喬遷，務請先知會下官一聲，以便派隊前來發送。」

大院君又一次的道謝，他直把袁世凱送到中門之外，方始一揖而別。

興沖沖的將大院君即將遷出漢城城外，卜居三角山下，從此不再聞問外事的消息，再進景祐宮，告訴了韓王李熙和閔黨諸人。可是，閔妃畢竟是婦人之見，她對大院君疑忌太深，連大院君自動退隱鄉間，都不敢相信，誣指他是想躲在鄉間，陰結黨羽，仍將有不利於己的舉動。因此，當大院君交清了六百竿韓幣的房價，取得三角山下別莊的所有權，正待遷出漢城，閔妃又勒令房主，不許交屋，使大院君下鄉避難無故受阻。後來幸虧袁世凱再授以秘計三條，用以自保。大院君從此不見賓客，不設警衛，甚至於連中國方面，如袁世凱以次的一班官員，全部不相往來，表示他絕對無意於政治，總算閔妃礙在他是韓王的生父，自己的公公，心再狠毒，也做不出弑父滅倫的事來。大院君的這一條性命，總算暫獲保全。

大院君等於自動解除武裝，任讓漢城局勢整

個的在閔黨控制之下，益以袁世凱拍胸脯力保金玉均、閔泳孝，斷然不會跟大院君有所連絡勾結，又誣稱清軍即將增援，北洋水師大鐵甲船隊隨時可以東來。韓王李熙、閔妃，和閔黨諸人於是喫了一粒定心丸，因而也就勉強同意了袁世凱所堅持的條件，停止朝、俄之間的秘密談判，穆麟德撤差後飭回中國。

然而老奸巨猾的穆麟德依然很難對付，袁世凱爲他真是傷透了腦筋。朝鮮方面典圖局的差使確實明令免了，袁世凱派譚慶堯去催他趕緊上路，不料穆麟德又要苦肉計，做過德國駐華領事，碧眼金髮的一個男人，竟說什麼也不敢回天津，他怕回天津後中堂大人李鴻章會得罵他。於是袁世凱就像哄小孩似的，叫譚慶堯告訴他說：袁某人保證中堂大人不但不罵，還會另簡一份優差。這一下穆麟德方始沒話可說，他唯有答應遵限離韓，託譚慶堯上覆袁大人，他準定在九月十三日動身。

懲校差使難顧顏面

袁世凱深知穆麟德言不由衷，反覆無常，他得了穆麟德答應的動身日期猶仍不以爲足。當時他便下令譚慶堯，去幫着他收拾行李，打點一切，免得這位德國老毛子，臨時又有拖延的藉口。果不其然，到了臨動身的前兩天，九月十一日，穆麟德自己來求見袁世凱。袁世凱立即傳請穆麟德，一進門落了座，便哭喪着臉說：

「我原打算九月十三日搭輪回天津，忍耐我的家眷聽說朝鮮即將大亂，她們不肯放我先走，

所以九月十三日我又走不成了。」

袁世凱聽後，啼笑皆非，他問：

「那麼，你要怎麼樣才走得成呢？」

穆麟德推說：「我家眷的意思，一定要讓我們先走。等她們平安無事的到了天津，打個電報回漢城，我一收到電報，馬上就動身趕去。」

袁世凱却嗤之以鼻，聲聲冷笑的說：

「又何必這樣多費週折，大兜圈子哩？閣下便和寶眷一道動身離韓，一道平安無事的到天津，那不是省事得多了嗎？」

話說到這兒，穆麟德已無可推諉，拖延，於是他臉色一變，由軟轉硬，悻悻然的說：

「我是中堂大人禮聘的客卿，要我走，得中堂大人親自給我下命令。」

當下，袁世凱見穆麟德無理取鬧，撒潑放刁；他自己便向來是個不好惹的，對付這種場面，在他可真能「以鬼攻鬼」，「將計就計」，因此他把臉一抹，換上了滿面秋霜，一聲聲笑著的說道：「穆大人，說得好，祇不過我要請教，中堂大人委你的是什麼差使？」

穆麟德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回答：

「仁川稅務司呀。」

「你這差使早就撤了，」袁世凱冷冷的說：「非但你早已撤差，連繼任的人選，我都從天津帶到了漢城來，這一層，難道你不曉得？」

穆麟德的一張臉頓時脹得通紅，他被袁世凱兜頭潑了一桶冷水，大驚失色，說話都顯得囁嚅，他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「袁大人，你這話是怎講？」

「我是在說，」袁世凱提高聲浪，口腔却帶着譏嘲諷刺：「閣下近來忙著辦理機密大事，連中堂大人的鈞諭你都無暇拆閱。我且問你，你有多少時候不曾去過仁川稅務司衙門了？」

「這——這——」

穆麟德可真給袁世凱問住了，原來，李鴻章派穆麟德到朝鮮，他的本職是仁川稅務司，職責在監管朝鮮關稅，擔任外交顧問，出長朝鮮的典國局，那都是出于韓王李熙的所請，中國北洋大臣儘可不認這筆賬。因而在袁世凱護送大院君回國的時候，同行的便有一位外籍顧問墨賢理，起先，李鴻章想派墨賢理擔任穆麟德的副手，祇是自從袁世凱發覺了穆麟德出賣朝鮮，勾結俄國的陰謀詭計，立刻便電請李鴻章撤了他仁川稅務司的職，而由墨賢理就近代理。李鴻章覆電照辦的公事，正好在穆麟德來訪之前，遞到袁世凱的簽押房。——袁世凱明曉得穆麟德多時以來，都在漢城忙他的秘密交涉，於是趁此機會，冒他一冒，故意說是公事已到仁川稅務司了。這一冒之下，果然使穆麟德手足失措，方寸大亂，他駭汗淋漓，臉色灰敗的訥訥問道：「袁大人，你說這墨——墨賢理現在那裏？」

「閣下太忙，一直找不到機會爲閣下介紹，」袁世凱佔了上風，立刻就嬉笑怒罵的說：「在下祇好先將墨賢理墨大人安置在城內趙宅。這一處地方閣下初到漢城時也曾住過，原是招待外賓的行館，佈置新穎，設備齊全，想墨大人近日以來許是有點爲了找不到閣下辦交接而焦躁，不過起居飲食，到是跟閣下初來時一樣的舒適。」一段話，字字帶刺，句句挖苦，直把個詭譎多變的穆麟德，說得面紅耳赤，無地容身。祇是，洋人講究現實，緊要關頭，便顧不得顏面，還

得爲自家的未來前程設想，因此只好低聲下氣，再求袁世凱道：「我決計即刻携眷啓程，回天津了，祇是袁大人許過爲我在中堂大人跟前關說，不責不罵，還得仰仗袁大人的金面，求中堂大人再賞個差使。」

拒帝俄於千里之外

洋人戀棧中國差使，從棺材裏都要伸隻手，這也是利之所在，理所當然。當年洋人服務我國海關、郵局、新興事業，待遇之優，油水之多，對待下屬氣餒之高，日常享用之奢，即令在歐洲小國當個皇帝，也不過如此。何怪穆麟德厚起臉皮，也得苦苦的求袁世凱了。——袁世凱見他前倨後恭，由盛氣凌人一變而爲詞色謙卑，也就不爲已甚，打了個哈哈，說是：

「閣下儘可放心，袁某言出必行，閣下抵步之日，袁某保薦的電報必已先到。」

待穆麟德辭出，袁世凱便親筆了起個稿子，稟報辦這一樁大交涉——逐走穆麟德，阻止朝俄密議的經過，寫到計却穆麟德的這一段，他一時得意，實踐了諾言，也賣弄了一下他那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，似通非通的文章。袁世凱說：

「……譚丞言：袁某可力保其不駕，並給優差，伊始允回去。……此人如離朝，不爲俄用，則朝鮮事略可放心。伏乞憲臺俯念大局所關，姑收回籠絡，蠻夷之性甚淺，如得所願，必效力於憲臺，又將俄事詳細布告，即可將計就計，以鬼攻鬼，未始非策。」

可見得，袁世凱之請李鴻章「收回籠絡」穆麟德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，那便是從穆麟德的嘴裏，套出朝俄、之間秘密交涉的內幕，據以作爲對俄抗議的張本。事實上，李鴻章在天津迭獲

袁世凱的急電，聽說朝鮮可能和俄國簽訂密約，使朝鮮成爲俄國的保護國，他心中的焦急和緊張，也不在袁世凱之下。李鴻章一面即電駐俄公使安徵貴池劉瑞芬，指示他處理的原則：「密探商俄，勿受此文，朝無事，尤勿派兵。」這是要劉瑞芬運用外交力量，從俄國方面加以阻止。此外，第二天他便上書軍機大臣醇親王奕譞，請轉奏朝廷決定袁世凱所擬的處理方針。托天之幸，滿清廷諒同意了袁世凱建議的堅決態度：「先以整軍嚴備爲主，李鴻章務將調兵事宜，趕緊預籌，爲朝發夕至之計。先事宜審慎，不可大意，臨事宜決斷，不可游移。」這是滿清對朝俄勾結問題所決定的最高國策，那也就是說：必要時不惜付之一戰！因此之故，袁世凱在朝鮮處理大院君與閔黨之爭，朝俄密約、金玉均、閔泳孝之內亂、閔黨之蓄意排斥宗主中國，乃至於稍後解決的英國強佔巨文島，種種波譎詭秘，而又複雜煩難的重大外交問題，在他是橫衝直闖，歪打正着，恰好符合了滿清朝廷的最高原則，從而消弭大禍，建立殊勛。若不然的話，憑他這麼一個芝麻綠豆的四品小官，威福日恣，獨斷獨行，就憑袁世凱有十個腦袋瓜子，也不够大清皇帝下旨砍的。

袁世凱的正本清源，釜底抽薪之計奏了效，穆麟德一走，正表示朝鮮重新投入宗主國中國的懷抱，朝俄談判少了穿針引線，推波助瀾的重要人物，於是立刻便陷於停頓。這時候，再加上清廷態度堅決，李鴻章採取正式外交途徑，委令袁世凱向朝鮮內外署臣提出質詢：究竟有沒有朝、俄密約的這回事？韓王李熙則委派重臣，矢口否認，說是韓王和內外兩署絕不知情。另一方面，駐俄公使劉瑞芬囑李鴻章之命，向俄國外交部查

(未完待續)

折，打了一個大